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二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何大士

明文衡卷五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綱目凡例考異　　汪克寛

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

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即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叙始終書簒弒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功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

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注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如眎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葢不霄壤翅矣然魯齋王公刋之金華敬所文君刋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益於後學欲鋟梓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而樂之乃刻諸家塾

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來之顛末於卷首云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据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於國中而不

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内有誌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寳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絶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

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為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僭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

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絶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葢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錫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録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深衣考

朱右

上古巢居穴處間衣鳥獸之皮以自蔽軒轅氏作制衣裳以示象公侯等數上下不紊自夫王澤一熄嬴劉迭興古制茫昧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注既有

未當世代沒革襲以成俗無復復古之意矣宋司馬文正公始制深衣爲燕居常服士大夫往往效之紹興間太常博士王普著深衣制度追合古人文公朱子脩入家禮趙公汝梅又著深衣說明白簡易未免互有得失近世天台牟氏仲裴刊誤慈溪馮氏公亮考證皆有發明右生也晚不獲承諸君子緒論而竊有志焉輒考禮經及先儒諸氏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今可服庶幾好古博雅者有所稽而不惑於紛紜之議作深衣考

深衣之制

以白細布為之

古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今人為布無升數當用細密布潔白者

度用指尺

取各人中指中節以兩尖相距為寸今人用折尺亦彷彿

衣二幅屈其中為四幅

前後長居身三之一强自領至要王氏謂衣二尺二寸則恐傷太長當掖下則裁至袼外屬於袂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衿注交衽為衿爾雅衣眥為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濶内連衣為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袷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

裳十二幅

長與身等經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玉藻曰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宜用布六幅斜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上屬於衣當要若人體大小又隨宜而廣狹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音各

袼衣袂當掖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袪與袼平

袪袂口也舊制尺有二寸今時制宜稍小

袂中及齊與身參而圜之齊音咨

齊謂袂下當縫處經曰袂圜以應規

要七尺二寸

當裳之上際王氏謂要中三　葢袪尺有二寸圜之為二尺四寸則要七尺二寸

袷二寸交而方袷音劫

袷交領也玉藻曰深衣袷二寸注曲領也經曰曲袷

如規以應方

鉤邊續衽

邊謂邊縫也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别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馮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寸半

緣純也領與袂口齊邊皆緣經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具父母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人常居年老宜緣以皂純之允切

負繩及踝以應直踝胡瓦切

謂自領下衣與裳連縫直下如繩今之背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準

齊衣下縫也

帶廣四寸

以白繒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復通屈四寸為兩細垂其餘為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終兄也辟緣也兄辟盡緣之也細兩耳也天子諸侯從要後至紳皆緣之大夫緣其兩耳及紳士惟緣其紳爾餘皆不緣也

紳長三尺辟二寸辟音壁

辟邊緣也兩旁各廣一寸為二寸

約用組三寸

組綬屬以絲為之帶廣難紹而易解故用組貫其細而約之

冠用緇布

緇黑色宜用烏紗而加漆焉上有辟積五縫向左為吉加武卷於冠後今人屬武於冠前有紕如今人加夾於額者簪用象橫貫之

幅巾加於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巾用烏紗方幅似今頭

巾但直縫其項而殺其兩端爾

屨用白

古者屨順裳色夏布屨冬皮屨士冠禮曰玄端黑屨素積白屨則深衣屨宜用白約繶純用緇絇屨頭飾用絛或用繒屈為之繶牙底相接之縫亦綴以絛以為行戒純屨緣口也或黑屨則飾以青又著綦屨繫也其色同上絇其余切繶施力切

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毁之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毁而不能毁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毁而不敢毁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毁而不能毁者非愚也可毁而不毁者誠愚也申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有為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于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恱也得非偉

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毀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為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書博雞者事　　高啟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産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常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巳

賊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毋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

不呼則杖其背盡劉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鷄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鬭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衣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蠘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

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

三尺以讐一言之憾固賊蠹之士哉第爲上者不能察使匠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桑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志夢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內府教胄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啟夢與玄懿晨候午門若將趨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顧國子祭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愕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頃傳開平王爾既寤明

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既望故事當率諸生入覲方敘立右順門内梁公傳旨下曰勑諸生出受業太學二君俟後命言既引諸生去啟亦隨出明旦將朝中使急召啟二人曰有旨命開平王二子侍學東宮俾爾授之經宜趨入玄懿顧余笑共歎其夢之神也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啟同被召至上所上授以一紙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林院三字焉繼授啟啟拜受之明日以告啟亦私相與識之越六日

上御奉天門宰執並侍小黄門召啟陛上顧中書右丞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令以布衣遊吾門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職處之因趣謝時玄懿以事出獨不得拜焉明日遂各授職有差而啟與玄懿皆得編修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母夫人林氏夢中使舁二厨授兩家發各有白金在焉其家捧視則化為炭間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怪其說稍隱不若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為

炭何也然亦私相與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召余二人上御闕樓俟馬既見奬諭良久面拜啟戶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啟以年少未習理財且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上即俞允各賜內帑白金命左丞相宣國公給牒放還於鄉既出都門與玄懿家共舟而東其二弟為余言累重多負賜金已盡貲況歸無舊業相共歎咨尤其兄之早辭余因話茲夢以解之乃始悟廚為除炭為歎愈共歎其夢之神也夫自周官

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唅嚶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知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者歟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或預以相告歟抑精神靈爽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歟何其神也是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焉者矣夫以吾二人一官之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况其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

宜為外者一委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而世之惑者猶將役其智力騖馳於軋紱排狠之場欣戚膠擾至死而不之察豈非昧哉余欲書此以覺之懼有誚夫誕也乃私識之且貽玄懿聊相與自警焉今年洪武庚戌也

明文衡卷五十二

明文衡卷五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空同子瞽說二十八首　蘇伯衡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

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旣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聳㓕敵遠却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為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

遺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為遂召弦高賜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隷惟是貿遷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於其師出臣之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為幸已甚何賜之敢覬覦先君桓武莊文勲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畓而捍其患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歸功於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

而賞僭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為已功猶竊人之物以為已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為功乎若曰不腆韋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為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韋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

又馬用之且徵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
無退傳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
覆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韋乎今徵福于君不惟全
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為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
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
且以為僇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僇而納之于義也
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為遂許
高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

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謂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吏若以疆場為問將何以辭其大

討剝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為夫夫九為井井九為邑邑四為丘丘四為甸甸四為縣縣四為郡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厲民哉故為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冒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嗇弗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況先王之制

乎上所以取乎下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為日久矣

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

庶民而踰制斂財其無乃非義乎踰制蔑君斂財毒民蔑

君君怒毒民民怨若怨怒並興禍亂將至抑國家之不能

安靖而君焉逞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皡之墟十九世矣

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

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慝奢淫之日新乎四者

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斂之時

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窒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後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怒速惡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朘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患無民不患無財紂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

無民之謂也若之何䀉之古之人君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為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巳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奭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耇老無取昔命令而紛更無陋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居

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百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踰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

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於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繁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脩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為寳貴士也士之貴也尚
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勾踐進兵燕用樂毅
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强弱
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
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
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丈人曰焉得
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
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

將竭蹶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卜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為將用屈侯鮒為子擊傅而魏之為國也天下莫强焉君子曰無競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楚王入于雲澤若虎兕若雌貜若鹿豕若鳴鴈若鵁鶄若鵝鴒若鸕鷀見王無不恂然決起翔者奮飛走者遯

竄高者入雲霄下者伏灌莽有錦雞焉方吐其綬而王適至收綬而後作王見其綬五彩競明恱焉左右闗弓再欲射之王再止之命虞人曰其生致之虞人得之已乃縱獵者凡鳥獸之屬或殪于鷹犬或隕于鋒刃或傷于網羅而雞獨免焉明日王謂宋玉曰之雞也得全其生以綬見樊于籠亦以綬然則士將奚處宋玉對曰此雞有綬藉使深藏矯乎其飛冥冥大王何見焉彼虞人且烏乎取哉故其無逃於樊籠之閒非綬實爲之吐則

使之也嗟乎士無以材自炫哉

空同子曰陸贄之召為翰林學士在建中之初盧杞之相在二年至四年以李懐光論奏而貶杞新安司馬杞之為人懐光猶知惡之贄與之同朝三年矣未嘗顯斥之第因奏議徴示論刺而已及其既貶乃聲言其奸邪致亂贄之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在正元八年裴延齡之判度支在七月贄於時極言用延齡之非德宗不聽十年十一月猶上書歴數其罪惡而贄竟除太子賔客

使贄惡杞論杞如惡延齡論延齡則杞之貶當不在四年其惡亦當不至已稔又何自致朱泚之亂而有奉天之幸哉方杞在位也贄則不顯斥其奸邪及杞去位也贄乃追咎其致亂而贄之於延齡也則始終言之不少置謂位不同也則學士號內相猶之為相也謂時不同邪則杞為相日贄諫非不行言非不聽也此何為哉然觀贄語所親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何所恤可謂不以得失為患者也而於此不能使人無間然余

是以累歎而深惜焉

辟閭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舉觴觴焉辟閭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興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歎無乃有隱憂乎辟閭氏曰吾聞危莫危於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閭氏曰子以我為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

闕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閭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媪行過不拾而去辟閭氏怪之追問媪曰何之媪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媪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媪曰耄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遽問安在辟閭氏指以告之媪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媪

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閭氏曰媪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曷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塜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駔儈乎其皁隷乎其操瓢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殣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繳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黄腸題凑乎將桐木為棺葛

藟為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

蓋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可得而稽乎但見華

表摧折穹碑剥落土花磷碥牛羊礪角可悲也夫收豎

縱横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晢可悲也夫蒿萊没

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没可悲也夫衰草離離

露冷風凄罔象出没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

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

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

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夭壽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繡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為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頹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壟塋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兹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之

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為哄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智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强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汲汲蚩蚩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脱其放羈放乎山林絃琴誦詩進德脩業惟恐

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檣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塡委其間眞臘流求川蜀荆蠻乘風駕浪朝往夕還獲利至速以慱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艀艋而浮游溪澗之中低梔短蓬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鴻倏依淺瀨忽緣長徂檠蕩乎浦溆之裔纜繫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鰗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

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寶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浦溆之有餘與其懐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覬覦乎乃歌曰我舟一葉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侯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以涉江海為爾毋我愚兮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

力者必守已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已則不
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
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
履危機昧廉恥而即汚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
斃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濱見漁者視其網則繒也覲其所得之
魚宛轉噞喁鱗鬛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
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漁之鬻于市者

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鼈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繒以為網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太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為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空同子乃歌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顰蹙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黄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服其服者而天下之隆乎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黄帝而備於堯舜其繪於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焉其繡於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為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為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睿哲温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

熈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虎雖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疇咨六府三事之允治烝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輯瑞而班玉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為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

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服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欲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為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為彼巳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髙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

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强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强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脩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絶

人之姿冒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閑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為膏塗竹枝

凡盤盂几席簾幙窻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於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人嘬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

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予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為聽好惡之不作情偽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闞翁聞之蹙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遂與舍聰氏為友乘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登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肓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況乎毀譽

吁俞笑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為空同乎子將求我於空同之上乎吃者關翁曰予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

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户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搆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别而

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氷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羮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

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

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敷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側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猫羣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掵尾以相戲舌以相咶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鋌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鬬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引於前欲炎於中恐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猫鬬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於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忻治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義醜詆而深排陰

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於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猶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遇之不以其道則納履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苟退也道不合則處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

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為貴仁義以為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幡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為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倐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而出屢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敎人亦不以尊貴而恥

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已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敎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敎於人者也是故敎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敎於人者存心於成已也夫庸計其位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敎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固成子伯時子思號叔管仲

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固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號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容豈非存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

以爲倨在上位而受教則闒然不屑而人且以爲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才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邪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織者恒不滿數百家

而食者衣者恒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爲獲數百人之中力如爲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内數百户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四户今也服役于官惟多田之家而已其餘或賈于市或商于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

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為窶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於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為無妄之福焉

人不念禍基於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爲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惡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之誠偽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於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

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

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愼其所

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

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

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

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

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

在其子孫而況萬乘爲天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

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寛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懼其殃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亹亹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禳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

行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已之所獨知猶人之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已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已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畎畝為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畎

畝為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之在内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為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暮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為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為賤此之謂

人貴驀不足而驀以為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富貴兼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為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於狂愚桀

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

加踈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偽偽友者常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偽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其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

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羮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茍友人亦不茍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

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偽友者則為之也真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於真者則內友焉而鄰於偽者則絶絶偽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士蔿以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謀去羣公子乃與羣公子謀使譖富子其一公子謂羣公子曰不可詐慝鬼蜮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蜮不智疏骨肉不

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杕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瀆告敢以細事聞于左右曲沃之奥有神叢大木也蔦與女蘿附焉神患蔦蘿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蔦蘿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於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蔦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碩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祥非神之為惟木之恠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蔦蘿莫附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蔦蘿也豈可

云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羣公子不聽遂譖富子
而去之士蔿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
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楹其四阿復列楹以相夾輔
也撼其一楹棟必橈去其一楹寢必隳如是寢之所恃
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寢也而吾與游氏
楹之謂也昔者之譖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
焉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
而不改圖可乎羣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蔿使盡殺

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絶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盍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羣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蔿乃城聚而處羣公子獻公

果園聚盡殺羣公子君子曰强宗翰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羣公子縱不是思一人託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於難羣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為事之本聽所以為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

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

此非微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絶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徼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徼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

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轂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太阿而欲其無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爲用規矩哉皆平直爲用準繩哉木也有直有不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

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輿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圓以規而成圓故繩之設因木之不直也準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輿蓋之不方圓也規矩準繩設則天下無物弗方圓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為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為之權衡度量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乎為之禮樂政教因民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為之賞罰

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而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於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爲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

耳禮樂政刑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羈靮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楅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侵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設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

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于簡册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

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託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為曰何謂聽其所為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凌兢戰慄如露立氷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于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

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
汎賊灘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
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云豈不信矣
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為而已矣聽
其所為則不知憂患之為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
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
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
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

又何必臨時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秖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問處憂患而得行已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静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静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

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
一翳一不翳則姸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
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
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收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
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
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
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
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

貳可至焉無思則静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咿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迹覓豕行至黄土隴見兩虎叢篁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

惟吾豕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梃弱者聲銅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𦔳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梃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喝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剔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

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兎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宜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貴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

皮之傷也牽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幕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𫉬可得乎𫉬可得乎

明文衡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王光宁

明文衡卷五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宗儀九首　有序

方希古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脩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

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况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噉

勞而痒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没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

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於士隆𤰞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薦乎寢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壓井之氓田則祭田祖不以

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瘻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為惡民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為瘻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

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奸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為奴隷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丈者以譜至登下一歲

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恵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為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敢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内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脩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

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緜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以為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為

僮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

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

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為偽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辯

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𮉊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饑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為百世

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猷為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顧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於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

責馬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

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椁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

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
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
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于祖而貶其主
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别祠之不能師者
則否

廣睦

人之親踈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
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

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閲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懽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

祇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菓惟所有而不必備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

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爲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諱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黄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説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説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

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啟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别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

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樂之

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敎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畀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

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親謀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歿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

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葬矣況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櫘於子孫甚者子孫恐罹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邪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凛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

澤茂美一旦飄而為浮埃化而為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

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塜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

闒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

定民志耳非視罔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于簒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流于誣曁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流爲野由野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

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山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不知為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為政欲

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為人也將以學
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
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
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
學乎夫學非為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
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為生之道
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為學所以自異於物也
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

天地㧞乎庶類之上而為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
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
業始於脩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
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脩之而為君子聖賢君
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為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為聖賢
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
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滕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
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為其迹而無

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舉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强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

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謡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扑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脩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

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宄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說者為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脩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不免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閭閾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

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

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汙辱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

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訾大則册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孫羞以爲祖不亦慼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

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于人見推于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慤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閒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為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

贊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歟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

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為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脩德

能為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為善非為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為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為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

醻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為善之士為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勩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

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為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脩德是以爵禄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為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

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

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攸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寡恤饑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後嗣有

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託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

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斎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

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已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于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

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絶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為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

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為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讎怨焉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著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

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臣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與國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徼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

善馬珍怪之説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者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邪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脱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覩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

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儗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竒聞怪説無所不録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

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

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陵上者蕕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申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

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

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脩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歴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尊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詆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

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為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為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明文衡卷五十四